



《世界文学》三十年 优秀作品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

2 小说
XIAOSHUO

《世界文学》三十年 优秀作品选

2 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微亮
封面设计 池长尧

《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2）
《世界文学》编辑部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400,000 印数00,001—45,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2 定 价：1.90 元

目 录

(2)

会说话的猪

-〔匈牙利〕久·莫尔多瓦 曹慧清译 柴鹏飞校 (1)
- 西西里柠檬〔意大利〕路·皮兰德娄 苏 杭译 (23)
- 女明星〔意大利〕阿·莫拉维亚 吕同六译 (37)
- 奥尔索〔波兰〕亨·显克微支 施蛰存译 (44)
- 一件背心〔波兰〕波·普鲁斯 庄寿慈译 (69)
- 两张头彩票票

-〔罗马尼亚〕伊·路·卡拉迦列 黎 星译 (80)
- 存根簿〔西班牙〕佩·安·阿拉尔孔 李 卞译 (99)
- 抛 锚〔瑞士〕弗·杜伦马特 书 肆译 (108)
- 舞会以后〔俄〕列·托尔斯泰 蒋 路译 (163)
- 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米·亚·肖洛霍夫 草 婴译 (175)
- 查密莉雅〔苏联〕钦·艾特玛托夫 力 冈译 (213)
- 埃玛·宗兹〔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269)
- 美西螈〔阿根廷〕胡·科塔萨尔 何 畅译 (275)
- 金卡斯之死〔巴西〕若·亚马多 孙成敖译 (282)
- 遗 产〔巴西〕奥·莱萨 孙成敖译 (336)

美洲豹33号

〔危地马拉〕 米·安·阿斯图里亚斯

.....	西 四译 孟 复校 (355)
换妻记	〔墨西哥〕 胡·何·阿雷奥拉 刘习良译 (377)
教长的黑面纱	〔美〕 纳·霍桑 聿 枚译 (382)
拖死狗	〔美〕 威·福克纳 黄星圻译 (396)
打不败的人	〔美〕 厄·海明威 海 观译 (419)
奥勒和特露法	〔美〕 艾·巴·辛格 裘克安译 (457)
艾皮凯克	〔美〕 库·冯尼格 傅惟慈译 (461)
死去的玫瑰	〔澳大利亚〕 帕·怀特 陈瑞兰译 (472)

会说话的猪

〔匈牙利〕久·莫尔多瓦

曹慧清译 柴鹏飞校

晚上十一点半，费盖泰国营农场的饲养员盖莱盖什喂完最后一次猪食，在宽敞的九号猪圈里又来回走了一遍，看看气温表，查查自动饮水槽。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各就各位，井井有条，然后关了电灯，准备让自己痛痛快快地、让小猪们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当他走到猪圈门口，正打算离开时，突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

“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

虽然盖莱盖什大名劳约什，但在这一喝之下，还是不免回过身去。他想，大概是哪一位饲养员喝醉了，躺在猪堆里“吐真言”。可是他无论怎么找，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盖莱盖什虽然狐疑不定，后来还是决定不在这上面再费工夫。他向自己解释道：也许是猪圈外面有人骂街，但也许是自己又在耳鸣了。

“改天我得找大夫洗洗耳朵。”他喃喃地说。

盖莱盖什提起门闩正要上门的时候，蓦地，又是刚才那个尖尖的、刺耳的声音：

“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

千真万确，猪圈里面有人。甚至还可断定，这声音是从四号猪栏里出来的。

这里关着九只小猪，是刚从个体农民那里收购来弥补闹猪瘟的减员的。它们躺的样子使人想起了“特别”啊、“奇怪”啊之类的形容词。八只小猪横七竖八地睡成一堆，互相挤得紧紧的，即使最有经验的行家也分不清哪条腿和哪个头是一体。而猪栏的绝大部分地盘却被另一个沉沉入睡的小猪四肢舒展地霸占着。盖莱盖什用手电筒照了照，只见它的耳朵上伤痕斑斑，脖子上尽是一绺一绺带血的脏猪毛。看来，这块地盘来之不易，为了得到它，这头横行霸道的小猪无疑进行了浴血的斗争。

饲养员在栏杆上支着肘，看了几分钟，想等那声音再度出现。可是眼前只有这堆小猪，别无其他。它们各自打着呼噜，唯有当某一只挪挪身子，别的小猪才在梦中哼哼几声表示抗议。

突然，那只单独躺着的小猪大喝一声：

“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

盖莱盖什吓得魂不附体。过了好一会儿总算惊魂稍定，他才勉强挪动颤抖着的双腿离开猪栏，但还是不断地回头张望。当他来到外面，才用团在手巾擦干了满头汗水。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马上汇报领导！

这天深夜，农场女经理贝尔塔·爱蒂博士还在熬夜，为一家农业杂志撰写论文。当她正在匈牙利词典里查看“丰收”一词应作何解的时候，饲养员上气不接下气、前言不搭后语地向她报告，一只小猪说起人话来了。

女经理威风凛凛地推了推鼻上的眼镜说：

“盖莱盖什，您^①听着：过去，您喝醉酒吃鱼粉，还在猪

① 在匈牙利语中向对方表示尊敬和冷淡都称呼“您”。

槽里喝水，我都眼开眼闭。但是如果您以为在这里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深更半夜还来和我胡说八道，那么我非开除您不可！”

饲养员对天发誓，说他说的全是真话。最后，他终于说服女经理和他一起去猪圈看一看。

他们来到四号猪栏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挤在一起的八头小猪仍在熟睡。那个独自躺在一边的小猪迎着手电筒的光站了起来，嘴边挂着厚厚的白沫，翻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心神不定地打量着深夜的来访者。

“说吧，”盖莱盖什在栏杆上弯着身子以鼓励的口气说道，“说吧，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

“盖莱盖什，当着我的面您说这话，成何体统？”

“经理，请别生气。这个小猪刚才说的就是这句话，其他的话它可能不会说。”盖莱盖什鼓励地拍着那头小猪的背说：

“来，你好好地说一遍：‘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

小猪没有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晃脑，接着突然恶狠狠地咬住饲养员的手，咬得骨头格格作响。贝尔塔·爱蒂博士轻蔑地瞪着痛得跺着脚的饲养员说：

“我祝贺您，盖莱盖什，明天请把劳动手册取走^①，您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和我寻开心了！”

盖莱盖什费劲地包扎着受伤的手，被锋利的猪牙咬破的地方流着血。他找了把菜刀，决定让这个使他大丢其丑的小猪一命呜呼。

小猪瞪着眼看他走过来，似乎早已料到盖莱盖什会回来

^① 意即解雇。

的。于是它尖叫一声，冲进了那堆酣睡着的小猪中间。小猪都被惊醒了，嘶叫声震撼了整个猪圈，也惊动了其他猪圈里的值班员和巡夜的看守。盖莱盖什手忙脚乱地拉出那头死死抓住栏杆不放的小猪，用围裙裹住，飞也似的跑到饲料搅拌室里。这儿晚上没有人，再则室内堆满了塞得鼓鼓的各类口袋，起着销声的作用。盖莱盖什把小猪挟在胳膊窝下，正准备给它一刀的时候，小猪突然说话了：

“亲爱的劳约什大哥，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这样称呼您，咱们可能发生了一些误会。”

盖莱盖什对这只小猪会说人话已经不再吃惊了，他摇晃着手里的菜刀，怒不可遏地吼道：

“你这个骗子，让我在经理面前出洋相。刚才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不吭气？！”

“劳约什大哥，环境不适宜嘛！如果你们把我带到猪圈外面来，那我当然是会悉听吩咐的。但您想一想，我在猪圈里只要说一个字，所有的小猪都会因此知道我会说人话。而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需要保密的。”

“为什么？”

“劳约什大哥，请别见怪，这暂时还不便奉告。”

这时候，盖莱盖什的那只被小猪咬伤的右手突然又感到一阵跳痛，怒火再次涌上心头。

“你把我毁了，为了你，我被开除了，可是你这个流氓还在这里拿架子。”

小猪显得有些不开心的样子，似乎对于需要反复向劳约什大哥作解释，已经感到厌烦了。

“劳约什大哥，别这样死板！我愿意陪您到女经理那儿去，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她解释清楚。我担保，您会被留下来

的。”

盖莱盖什躊躇着，拿不定主意：

“如果你再骗我，我当场就宰了你。”

“让我怎么说好呢？劳约什大哥，刀把反正在您手里。”

已经是后半夜了，笃笃的敲门声把贝尔塔·爱蒂博士从睡梦中惊醒。女经理打开门，一看到盖莱盖什和挟着的小猪，顿时火冒三丈。她指着门叫道：

“给我滚出去！”

手足无措的盖莱盖什正想往回走，可是小猪却挣脱下了地，它站在女经理面前，清了清嗓子，带着尊敬的口气说道：

“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是我应该为劳约什大哥讲几句话。他没有听错，我在梦中确实是说了‘尤日，你这个婊子养的！’这句话，请原谅。”

女经理大惊失色，惊恐地正了正眼镜，机械地问：

“尤日是谁？”

“是我。因为塞盖依大叔……”

“是以前的那个乡长吗？”

“是的，他是我的旧主人。农场是从他手里把我买过来的。也就是说，塞盖依大叔叫我尤日，因为我爱到处走走，他老拿那句话骂我。”

“可是，您是怎么学会说话的呢？”

“是这么回事，塞盖依大叔不是没有重新当上乡长吗？他在被迫退休的时候买了我。当时，我还只是个刚断奶的小猪娃。塞盖依大叔的孩子们全到布达佩斯去了，老伴也去世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觉得挺没意思，想找些事儿来消遣消遣，就整天围着猪圈转，还常常对着我说话。开始我只能听懂一两个词，后来慢慢地什么都听懂了。”

“您的主人也知道您会说话吗？”

“不，塞盖依大叔聋得象块石头，请原谅我这么说。当然，我也注意不暴露自己。因为要是他知道了的话，说不定他早就不信任我了。塞盖依大叔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纷纷回家来，把一切都卖了，自留地也给毁了。这样，我就从落后的个体小生产者的自留地来到了你们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大企业里。”

贝尔塔·爱蒂博士听着尤日的叙述，好久都没有从惊愕中摆脱出来。

“可是，您是从哪儿学来这些话的？”

小猪谦逊地低下头微笑着说道：

“随便谁只要努力，总是能学到东西的。绝大部分的话我是从塞盖依大叔那儿学来的。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学习榜样。另外，我自己也努力钻研。碰巧，我们猪圈的门前挂着一个有线广播喇叭，就是农民们把它叫做‘废话匣’的那个玩意儿，请原谅我这么说。它广播的每一个节目我都听，我最爱听政治报告，不过也欣赏了不少音乐。”说着，他哼起一首俄罗斯歌：

“你是骄傲的哥萨克……”

窗外天色开始朦胧发白，已经五点多多了。说不定哪一个队长或技术员此刻会闯进来找女经理请示工作而影响他们的谈话。于是他们约定，让盖莱盖什暂时先把尤日送回猪圈，晚上再把他带来。

在回圈的途中，小猪得意洋洋地仰躺在盖莱盖什的围裙里说：

“劳约什大哥，别害怕，您放心！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角色。我有一个主意，暂时不想多说，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不

光对我有利，而且对您也有好处。”

如何利用这头小猪的特殊才能，女经理考虑了整整一天。也许可以让他当腹语演员参加剧团的演出？！别的高见她实在也没有。晚上，她拿不定主意地问尤日：

“我们让您干些什么好呢？”

“我已经和劳约什大哥提起过，我有个主意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您想的是什么呢？亲爱的……”

小猪友好地微笑着：

“请叫我尤日吧！既简单又朴实的匈牙利名字。”

“那么，亲爱的尤日！您的想法是……”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要装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们还是把我放回猪栏，我将在那儿注意伙伴们的谈话，搜集情况，了解他们对伙食和猪舍，最主要的是对你们——这些受大家尊敬、爱戴的领导同志——有些什么意见。每隔一段时间，你们相机把我带到办公室来，听取汇报。至于用什么借口，到时候由我来想办法。”

小猪翘起那圆圆的鼻子，望着贝尔塔·爱蒂博士，他不明白女经理那若有所思的目光意味着什么，他犹豫地补充了一句：

“我不太清楚，在人中间有没有这种做法，但在猪群里，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女经理的眼睛终于在镜片后面闪烁起光芒来了：

“有意思！根据我掌握的最新科学情报，这种做法在企业化的养猪中恐怕还没有人试验过，我们将能获得关于这些喂养对象的第一手材料。”

她瞧着小猪问道：“您本人有什么要求？您刚才不是说，

这将对大家都有利吗？”

“首先，我希望您恢复劳约什大哥的工作，然后再让他领五百，不，六百福林的奖金。”

“关于‘开除’一事，我宣布无效。至于奖金，我暂时给不了，因为没有钱。”

“那么，是否可以在‘志愿献血运动’的剩余奖金中开支呢？”小猪说道。

“您从哪儿知道这件事的？”

“前天，您在猪栏前走过的时候跟队长说起过，这奖金还有富余。当然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我也是了解的，塞盖依大叔有一个时期常用《政府文件汇编》给我垫圈。”

贝尔塔·爱蒂博士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好吧！除此以外，您还有什么愿望？我指的是您自己。”

“我个人暂时什么也不要。我得先干给你们看看。不过，我深信，那些为集体出力最多的人，在论功行赏时也首先应该轮到他们。”

尤日在猪栏里表现得跟其他猪一样，整天蹒跚地走着，吃着，挤在猪群中间听听伙伴们咕噜些什么。尽管他很卖力气，但是只能提供些微不足道的情况，报告一些小猪们的牢骚：什么母猪关得离它们太远啦，它们去吃奶的时间太少啦，什么饲养员在饮水槽里洗靴子……。干这样的差使对心比天高的尤日说来，简直是埋没人材。

喂养大公猪的猪圈看来是他的用武之地。于是尤日要求调到那儿去。但是他还是只小猪，如果毫无理由地调到两三岁的公猪中去，一定会引起怀疑，看来得找个借口才行。尤日于是

多方和饲养员捣乱，冲着他们吼叫，咬他们的手。终于，大家公认，非把这个胡作非为的家伙调离小猪圈不可了。

事情也传到了大公猪那儿。它们普遍认为，尤日太大胆了，迟早会挨整的。不过，他激烈的行动博得了公猪们的普遍好感，它们把他作为绝对可靠的伙伴，谈话时从不背着它。但这头小猪谦逊地退缩在一旁，只是竖起耳朵注意地听着。

一头从英国约克郡进口来的大公猪经常讲述它在英国度过的童年时代。什么装有自动空气调节设备的猪圈啦，什么电视机以及搀拌着桔子皮和香蕉的猪食啦，等等。尤日在听到这些话后的第一次汇报中就建议立即调开这只洋猪，免得西方居住条件比这儿好、饮食也比这儿强的观点流传开来。

公猪群里最引起公愤的还是那个所谓的“母猪架子”。早先，公猪是被带到真母猪身边进行交配的。人们先把母猪放在一个粘着毛皮的木架下面，只露出它的后半身，然后让公猪蹦过去。——它们把这个木架子叫做“母猪架子”。后来，农场的专家们认为人工繁殖效果更好，干脆就不再把母猪放进架子里面去，而是让公猪直接扑到空的木头猪架上，饲养员则急忙忙地拿玻璃杯接住流出来的东西。由于农场很少注意维修这个“母猪架子”，到后来上面长了许多刺，粘上去的羊皮也已经破破烂烂。

“哪怕在假母猪背上粘一点毛，给我们来一点气氛也好！”公猪们义愤填膺。“让盖莱盖什挺着他的大肚子去撞这个木架子吧！”公猪们实在不愿意跳到这个木母猪身上去。

尤日反映了这个情况，于是那些叫嚷得最厉害的公猪很快就被阉割了。

遭怀疑和被暴露的危险始终威胁着尤日。因此，他们精心地安排了传送情报的办法。假如尤日想报告什么，他就吞一块

偷偷藏起来的小肥皂，然后四脚朝天，口吐白沫，呻吟着，装得活象毛病发作。这样，盖莱盖什就可以把他从猪栏里提出来，并在猪友们一片涕泗交加的同情和不胜忧虑的呐呐声中带走了。

这个主意是尤日自己想出来的。女经理对此真是五体投地。

“我真不明白，您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想当年塞盖依大叔常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去，让我躺在他的脚边看电视。有一次，我看了一部波兰的故事片，那里面有一个安插在囚犯中间的密探，他也是这样装作不舒服出来告密的。”

贝尔塔·爱蒂博士不记得这部电影了，问道：“什么片名？主角叫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注意那个密探，他堂堂一表人才，胖墩墩的身子，戴着眼镜，有点秃顶。我自始至终为他拍手叫好。”

尤日卖力地工作着，他的汇报无所不包，连肉猪们对拌有肥猪粉的饲料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反映。费盖泰地区国营农场基本上根据尤日的汇报制定生产计划和措施。于是生产成绩蒸蒸日上，一般的农场简直不能望其项背。

育肥期结束时，领导上希望尤日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过去，把肥猪运到屠宰场是件极其费劲的事。肥猪一到屠宰场的门口，闻到血腥味，就慌张地挤来挤去，赖在车上不肯下来。它们往押运的工人身上乱撞，有时还伤人。现在就要看尤日的了。

为了混进这批送往屠宰场的猪群中去，尤日公然地向饲养员寻衅，转过身子朝他们放屁。这样，其他的猪也觉得把这个无法无天的捣乱分子处理掉，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

在运输车上，肥猪们对尤日既景仰备至，又觉得他亲逾手足。而他自己却显得痛苦不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喊道：“我宁可壮烈地死去，而不愿这样卑贱地活着。”肥猪们觉得深受启发。

“这头小猪其实很有出息，”他们议论着，“他本来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的。”

当运输车刚抵达屠宰场时，尤日第一个昂首阔步、视死如归地下了车。当其他猪还没有看清楚，他就拐进了第一条夹道，消失在一个边门后面。早已等候着的盖莱盖什立即把他带回农场。先行者的榜样对其他猪起到了催眠术一样的作用，它们毫不反抗，从容就义，让人按倒在屠刀底下。这天，在屠宰场里，以费盖泰国营农场肥猪的体重损失量最少，屠宰场也超额完成了任务。

但是尤日却无家可归了，他必须等待那些自幼年时就相识的伙伴们离圈，因为它们决不会掉以轻心。它们会想一想，为什么唯独尤日能从屠宰场回来。

为了不荒废时间，农场领导教尤日学习文化，送他进各种学习班，上进修课深造。果然，他的考试论文《从收集情报的高度谈对屋中垃圾的分析》大为轰动。仅举一端，足窥全豹。文中他举例论述了应该如何发现并拼凑已撕成九小片和分散扔在三种不同垃圾箱里的碎信纸，并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进修单位敬佩之余聘请他留校当教员，尤日谦虚地谢绝了：

“我感到，对我来说，做实际工作才是自己真正的使命！”

其他猪的登记卡片上只写着出生年月、种类，至多还有旧主人的名字。尤日的卡片上却写满了各种秘密代号：8/1976/Ⅲ.，□2411/9，XY/F，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是用来表明尤日任务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各种学历和资历。只有女经理本

人和几个高级助手才知道这些标记代表什么。

论功行赏，量才录用，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尤日当然成了农场的正式工作人员。他的实际身份没有公开，名义上只是建筑科砖头管理员。但既然是国家工作人员，尤日便应享受与其他职工相同的待遇。于是9月份，在重新开始工作前，尤日要求领导安排他去巴拉顿湖畔的农场疗养所休养两个星期。

开始尤日被分配在一个三人合住的房间里，他的同屋是一个助理会计和一个拖拉机手。

尤日忍受不了同屋伙伴们因为不讲究卫生而散发出来的浊气，更不用说还有晚上放屁的臭气和醉后的难闻的呕吐味了。他找管理员，要求换一间屋子。他说：“我认为在集体休养的场所，个人的卫生要求可以适当降低，不过我希望这儿的生活条件起码能跟家里——猪场里的水平差不多。饮食的质量倒还凑合，但是我不信，在养猪场里会有任何一只小猪，竟敢当着伙伴们的面和另一个小猪展开放屁比赛，就象这儿的哈吉马什助理会计同志和拖拉机手科瓦奇同志做的那样。具体安排悉听尊便，但我只愿意单独住。我看，那个盥洗室他们反正也不用，如果您允许，我宁可搬到那儿去。”

尤日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安排了休养生活。他发现自己开始发胖了，而且也不能指望在下一个喂养期会消瘦下来，因为那时恰恰需要他为其他猪在饮食方面作出榜样。在休养所他只吃病号饭。不管有多么难受，他心爱的饮料“百事可乐”每天也不能超过二十杯。清晨，他坚持在树林里跑步一小时。诚然，有时也不免小有风险，有一次险些挨了一个近视眼猎人一枪；有时还会遇到生产队放牧的母猪向他卖弄风情。不言而喻，尤日坚决地谢绝了。

白天，尤日独自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学习、休息，晚上参